



父親，您是完人

文・照片提供／錢煦

戊子年正月初九（西曆 2008 年 2 月 15 日）是父親百年冥壽。在慶賀這一個重要的日子的時候，引起了我無限的追念。父母親對我一生影響最大，首先，沒有父母我不會生在世上。他們先天給了我和兄弟們的基因，使我們承受他們的智慧和能力，後天教養我們如何處世、做事、對人。父親極少用言詞訓教我們，他一生奉獻教育，對年青學子都是用身教為主。我們很幸運有他為父親，他幾十年來的身教，使我們受益終生。

從我有記憶、開始懂事起，所知父親的一生行事，無論大小，全以正直、公平、寬恕、忠誠為原則。父親一生為人，有儒家的各種美德。我特別要提的是他的認真、有恆、堅忍、儉樸、謙恭和好學。他是我心目中的完人。

真誠勤儉 公正堅毅

父親對人謙恭真誠。即使對下屬晚輩，亦虛懷若谷，尊重他人意見。父親的謙虛勤儉，大概很受幼年家教的影響，他常對我們說祖父母對他管教很嚴。父親小時候有一次在街上看見一個青年騎一輛新自行車經過；他說：我將來長大也要買這樣一輛車。祖母認為小孩不應有這種奢想，給予嚴重訓斥。父親一生不求奢華、生活簡樸，給我們極好的榜樣。

父親在家對兒輩、在外對朋友、同事、學生，一概以公平為主。處事依理判斷，從不偏袒。並且總是為

每位當事人設身處地來考慮，以得公正處理。父親律己極嚴，待人卻寬。學生屬下，犯有過錯，他總是先假定並非有意，並且以寬恕同情為出發點，誠懇討論教導，使人辨明是非，瞭解改過。

父親極有恆心，極有耐心。這大概與他小時患骨髓炎臥床很久有關。他告訴我那時病情很嚴重、傷口很久不收，一根筷子可以從左腳的內側通過到外側。醫生曾建議將腿鋸去，但祖母反對。後來幸終於痊癒，但他左腿比右腿短 1 寸餘。休養期間、在家請老師補習，進小學上課時、插班在三年級。父親回去上學後，覺得因腳病臥床，未有運動機會，特別努力鍛煉，參與踢足球。因為他堅定的毅力，終能克服困難，奔馳球場。我至今仍記得在小學時，父親帶我們兄弟去公園踢小皮球的樂趣。

嚴謹周詳 慈父恩師

父親忠於國家、忠於職守。教育青年學子、領導學術研究。不論講堂授課，主持聯考，召開會議，建設院校，均必事先作周密籌劃，考慮詳盡，所以他做事總顯得輕而易舉、事半功倍。父親處事的認真態度與科學精神，在他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。當在家中重新安排傢俱之前，他都先用硬紙板照比例剪好，然後在圖上試放多種可能，才實地去搬，這樣一次就會順利完成。父親每次出國開會旅行、總先寫一張須帶物件的清單，並計畫在旅行箱內如何安放每一份文件、

衣服、禮物，把有限的空間、作最有效的應用。父親晚年遵醫囑散步，極有恆心。每次且必須默念捻指記錄步數，然後換算成里距。雖然身上佩帶計步表，但他認為儀器可能有誤差、必須直接按步計算查驗才可靠。他有病吃藥時，也極科學化。如果醫生說每4小時吃一次，他一定開了鬧鐘，半夜起來按時服下、從不疏忽有誤。

我在國立北京大學醫預科讀書時，定性分析化學是必修科之一，那時父親是北大化學系主任，教這門課。記得在1947年第一次上父親的課，我起初很覺緊張。父親用很容易明瞭的譬方，講解複雜的原理，由淺入深、引人入勝。幾分鐘後，我便已全神貫注、浸潤在他的講課中，原來的緊張心理、煙消雲散。我從1957年起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生理系開始教課，就遵照父親的教學方法，在解釋困難課業時、也學父親用淺近實際的例子來打譬方，因此學生就很容易領悟。這半世紀來從事教育青年學子、真是人生樂事。追因探源、真要感謝父親在教室裡和在日常生活中給我的典範和訓教。1983年，次女美恩進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攻讀。當我那年教第一堂循環生理課、進入教室時，看到美恩和其他100多位同學坐在教室裡，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。立即使我回憶到36年前，我在北大上父親定性分析課的景況，才使我真正體會到他那時的心情。這是我有下一代以後更了解感謝父母給我們的愛護養育的一個例子。現在美儀、美恩都各有三個可愛的女兒，她們都說做了母親後，更能深深感覺父母對她們的愛護教養，這也正是我心中對我父母所要說的話。

言少情長 幽默博愛

父親一般不多說話。宴會時席位通常排在外賓女主客之旁。某次宴會中，母親提醒父親應陪女主客多談些。父親說：「我們已經談了不少，該說的話都說完了。」父親和母親個性不同。母親極為健談、性格外向。二位相敬相愛，相輔相成。母親早父親7年去



1938年攝於上海錢府祖孫三代。坐：思亮先生尊翁錢鴻業先生，後立：思亮先生及夫人，前立（右起）錢純、錢煦、錢復。

世，父親親寫行述，深更執筆，情見於詞。

父親在臺大校長任內，每次典禮演講都精賅簡短，同學們最為欣賞。每年運動會在操場上舉行，父親總是先說：「各位同學，今天天氣很好。」註：如果天氣不好，運動會也就開不成了。]同學們都認為很有趣。1983年6月，父親在紐約開院士座談會後，參加臺大同學會歡宴，那天風和日麗，氣候特佳。他在席上說：「我以前常說今天天氣很好。」大家哄堂大笑。父親再說：「可是今天天氣實在太好了，不能不說。」大家更是大笑。

父親雖然說話不多，但其內心誠意盡表達在不言中。他從不對兒孫學生作長篇大論的訓誡，但是作為



他的兒孫，作為他的學生，我們都深切瞭解他為人的原則，處世的態度。他不必說話，我們自然知道何是何非，何去何從。現在我每遇到困難不易解決的情況，便停下來想，如果父親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處理。一有此答案，我便會自反而不縮，照這方向坦然做去。疑難困撓的事，都可迎刃而解。我有父親做榜樣、做典範，一生能做成的任何一件事，都有他的影響。但是「取法於上，僅得為中」，我現在深深了解這句話的真諦。

1981年5月，我倖獲歐州臨床血液流變學會的首屆法瑞烏斯獎。同年8月我和匡政回臺北參加會議，那年正是我們50歲、也是我們結婚即將25載；父親非常高興，一定要給我們寫一張字、並自己做詩。父親雖然學的是化學，但他的文學基礎極好。雖多年未涉及詩詞書法，提筆就用優美的書法寫下一首最珍貴的詩：

京華舊事一沈吟 入抱寧馨喜未盡
 煦若春陽應活世 匡其戒旦曰同心
 年皆大衍婚初半 譽播重洋事有歆
 須識老懷猶不惡 庭前蘭玉看森森

現在26年後，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父親在寫這首詩時喜悅的神情。他最後兩句，表示他對兒輩的滿意（雖然我們「僅得為中」），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欣慰。

父親給人一般的印象是嚴肅謹慎，但他亦極幽默有趣，感情豐富。他幼年求學時，最會替同學取外號。他不但給全班同學每人一個外號；而且幾乎每週還要重新改換。1983年6月在紐約臺大同學宴會上歡迎同學返國服務，或至少返校參觀。他說：「國內各方面進步很快，如果二、三年不回去，就變化很多；如果二、三十年沒有回去過，都不會認識了。但是臺大的杜鵑花仍是開的像以前一樣鮮豔，臺大傳園仍是一樣令人流連。各位出國多年，可能在夢中夢見過臺大的杜鵑花，夢見過在傳園散步的情趣。希望各位能回來，舊夢重溫。」在座同學，聽後無不動容。

公私分明 謙恭好學

父親處理任何一事，必遵照法規。尤其對公私之分，最為明確。在臺灣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，所住房屋的冷暖氣電費，依規章由公家支付。因此父親對家中開用冷氣或暖氣，限制極嚴。他說因係公家出錢，必須特別儉省。我小時常認為父親對公私劃分，有時未免太清楚了。以後長大才瞭解，如果不嚴格分清，以後界限就會越來越模糊，問題亦會因而產生。父親對錢財的處理，更是極為分明。不但他絕對不會動用任何公款；他從來不用可以自由支用的主管特別辦公費，而把這筆錢作為補助他辦公室內同仁之用。因為他覺得他們待遇不夠，這是這筆款項最好的用途。父親自奉極儉，幾無消費。每月薪金，除自己理髮外，全交給母親。但當時薪資有限，也只能勉強應付家用所需。父親工作一生，任主管30餘年，因其廉潔助人，雖極簡樸，亦從未治產。1949年共軍在北京圍城時，國民政府派了兩架飛機來接教授南下，父母親能在當天毅然決定帶我們兄弟3人在炮火中起飛到南京，然後轉到臺灣，沒有家產之累，可以說是萬幸。

父親常說隨時隨地都是學習機會。在學校讀書，不論老師好壞，都可以學到知識。老師好，固然容易學；老師不好，也應該可以學。他舉他在中學讀書時為例。他最記得的老師是最好的和最差的：一位數學老師教得最好，引起他對數學很高的興趣；一位化學老師教得最不行，每天上課只是照著教科書念，父親覺得毫無意味。因此他化學習題從來不做，上課也常不去。因為父親在校中是極好的學生，這位老師對他如此表現特別不滿，就說錢某人即使大考滿分，也不給予及格。父親說他開始著急，也覺得自己不對。一方面努力去念化學教科書，從頭到尾，仔細研讀，把習題也補做交出；一方面寫信給這位老師道歉。到大考時，父親已把化學讀得精通貫徹，大考果然滿分，老師也就取消原意。父親中學畢業報考大學時，覺得他自己對化學瞭解最深、興趣亦最濃，就選為主科，

因而奠定他一生科學研究教學的方向。究其根源，父親說還是要感謝這位教得不好的老師。他說這件事給我們聽，有很多涵意：第一點便是不論環境條件如何不好、也應盡量努力上進，遇到不好的人或事、也總有好的一面，後果如何，全是事在人為。此外亦是告訴我們凡事不可任性而為；而且做錯了事，知過應勇於改正。

父親在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後，去美國伊利諾大學研讀有機化學，在2年8個月內就得到博士學位。他熱愛他的母校和老師，常常和我們談到清華的高崇熙教授和伊利諾的Roger Adams教授等各位老師。父親在伊利諾大學研究院攻讀時，常在週末到一家電影院連看3場同樣的電影（只須買票入場一次），他主要不是去欣賞電影，而是用這機會學習英文會話。1983年在父親畢業50年時，伊利諾大學頒給父親榮譽博士學位。母校對他一生對傑出學術貢獻的讚譽認可，是一極大盛事，我們都去參加這珍貴的慶典，歡欣慶祝。

父親在197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。每兩年一次的院士選舉，他盡力做到公平公正，為國家選出最好的人才。1972年王世濬院士（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，也是父親小學同學）請幾位院士共同提我為院士。父親聽說後，認為在他院長任內提我不合宜，立即把他們勸阻。王院士兩年後又要提名，再度被父親阻止。直到1976年，王院士說他不管一切，一定要提名，請父親迴避。結果我被高票選上。我對父親的慎重考量、避親不舉，極為敬佩感激。因為如果早些年萬一選上，外界一定難免有些批評，會說是因為父親做院

長才選上的。我在1976年選為院士後，不但沒有微詞，很多報紙都以父子同為院士，寫為美談。

與世無爭 清心寡欲 真誠助人

我從父親學到公私分明的重要，也學到任何事情都有正負兩面。如上所述：沒有產業，可以有更多的活動性、更多的選擇。老師不好，也可以學到很多知識，甚至決定一生事業方向。不應該得的獎譽，不但不應該去爭取，應該像不義之財一樣的避開。用這樣的看法，人生就容易滿足快樂。西諺說：半杯水可以看為半滿，也可以看為半空。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總把它看為半滿，甚至於更滿。

父親一生處人處事，寧可人負我，不可我負人。從來不用心機、不作計較。所以每分每刻、隨時隨地，他的心境一定是永遠安樂平靜、有如止水。雖然他不屬任何宗教，但卻做到了宗教中最高的境界：道教的與世無爭、佛教的清心寡欲、基督教的真誠助人。

父親是他兒孫輩嚴祥慈藹的爸爸和爺爺；親朋們真誠平易的戚友；學生們萬世師表的尊長；他是世界上——一位罕有的完人。

父親一向教導我們謙恭，不對人誇揚自己或家人。可是我要說一句我心中的話。我說這話時，沒有任何猶豫，也沒有絲毫傲意。我要每一個人聽見：「父親，您是一位完人。」轉載自《永遠的懷念——錢思亮先生百齡冥誕紀念文集》／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2008.2）

錢煦小檔案

錢煦先生，臺大醫學系畢業（1949-1953）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系哲學博士（1954-1957）。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生物工程及醫學教授、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所長，以及加州大學總校教授、加州大學總校區生物工程研究院院長、馮元楨講座教授。專長醫療生理學及新陳代謝、生理學及藥理學、生物醫學工程學。曾獲學術榮譽重要者有中央研究院院士（1976）、美國微循環學會蘭迪斯獎（1983）、美國力學工程學會麥爾佛獎章（2次）（1990、1996）、第五屆世界微循環學慈懷法克獎（1991）、美國醫學生物工程院院士（1992）、美國醫學科學院士（1994）、美國工程學院士（1997）、行政院衛生署壹等衛生獎章（1998）、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（2005）、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（2006）及臺灣大學名譽博士（2006）等。



錢煦院士於2006年獲頒臺大名譽博士學位。（攝影／洪培元）